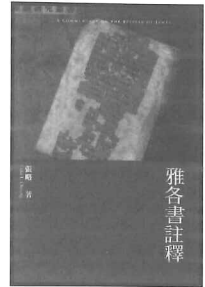


張略。《雅各書註釋》。

香港：基道出版社，2008。xvi + 398頁。

Luke L. Cheung.

*A Commentary on the Epistle of James.* xvi + 398pp.



若與保羅研究比較，雅各書的注釋顯然寡少。尤有甚者，東方的雅各書研究，更與西方聖經研究的程度差距千里。張略博士諸多的著作中，雅各書的論文是我最先接觸的作品。在這篇早已出版的論文中，張博士提出智慧文學的解讀模式。<sup>1</sup> 張博士的洞見，為我解讀、寫作和出版登山寶訓研究，提供極具分量的正面影響。當時我衷心盼望，他在論文中所提供的寶貴觀察，有一天能夠以注釋的形式出現，因為有不少人偏好注釋形式的閱讀（而非專論）。這本書誠然使我夢想實現。本書並不是張博士的論文翻譯，而是一本清楚展現解讀雅各書模式的注釋。因此，有興趣了解本書理論架構的讀者，可以直接閱讀張博士的英文論文。雖然雅各書的內容簡短，但張博士卻寫下長達397頁的驚人注釋。我相信張博士的《雅各書註釋》，將在未來的年日不斷地事奉眾多信徒的需要。

張博士以論證耶穌的兄弟是雅各書的作者為本書的開始。許多學者並不贊成雅各書是由一個講亞蘭語的巴勒斯坦猶太人所寫的。張博士對這種看法的許多字彙論證相當熟悉。他在導言中，清楚並不帶成見地闡述這些不同的觀點。他的學術研究也顯示，從保羅的角度來解讀雅各書的問題，這種問題早在改教時期即存在。根據張博士提出的多項正負看法，雅各書的作者似乎還是耶穌的兄弟雅各。

---

<sup>1</sup> Luke L. Cheung, *The Genre, Composition, and Hermeneutics of the Epistle of James* (Milton Keynes: Paternoster, 2003).

在受書人的討論中，張博士有一段身為散居猶太人的意義的優質說明（頁10~11）。他以豐富的典外證據，為受書人帶出十足的描述。張博士對典外歷史證據的使用可謂爐火純青。他對資料的理解，顯示他專精於一般新約學者不甚熟悉的領域。雖然最早期的猶太教和基督教沒有分開的事實，是學者熟悉的普通知識；張博士卻為了他的平信徒讀者，特別針對兩者之間無法分割的連結稍作討論。另外，在原始讀者的觀察上，張博士不願意精準地指出這些讀者的確切地理位置，他比較偏向觀察當時充滿散居猶太人之社會的一般境況。張博士對於原始讀者的建構，與他以智慧來解讀雅各書的方式相符一致。畢竟，特定的讀者羣並非智慧文學的特徵，智慧文學通常擁有比較寬廣和一般的讀者層面。不過，我相信除了張博士所提供的讀者資料之外，一個比較明確的理論，可能會讓現代的詮釋更加生動活潑。許多像後殖民理論的現代看法，或許可以針對張博士對雅各書原始讀者的優質歷史性建構，添加另一個層面的視野。研究保羅的學者一直在掙扎的議題之一（尤其是猶太教新觀的學者之間），就是界限和身分的問題。更確切地說，當希羅環境無法創造相同的界限时，散居猶太人勢必面臨界限議題的掙扎。總的來說，我認為對有興趣更多了解散居猶太人的讀者來說，張博士有關原始讀者的建構，不但簡明並且富有教育性。

在雅各書體裁的討論中，張博士提出眾人皆知的難題：「甚麼是雅各書？」雖然許多學者主張雅各書與希臘文學相似的觀點，但希臘語風格的問題仍是學者的挑戰。張博士藉着雅各書文法風格的討論（頁31~34），為雅各書以閃語傾向寫成的看法，展現令人信服的支持。張博士的結論是，雅各書的確是智慧文學，因為它符合當時許多猶太智慧文學的特徵（頁17）。事實上，希臘人的勸告和猶太人的智慧文學，在風格上有許多相似之處。張博士尤以昆蘭的文獻證據，指出雅各書的猶太人題旨，並且定下以智慧文學解讀雅各書的方向。尤有甚者，他特別從福音書之外的文獻（頁21~30），指出舊約和新約之間的多項平行。在大量證據的支持下，我認為他的論證極具說服力。

在作者用意方面，張博士指出認為雅各書是針對保羅而寫的問題（頁35），他正確地堅持這種論述不但來自想像並且毫無證據。張博士最有價值的貢獻之一，當屬他對於結構的討論。我相信在所有的約書信，雅各書的結構最難理解。在每一個別段落中，雅各書的主題相當清楚；但就整體來說，這些段落未必總是前後一致。張博士的分段相當簡單，也以前言、主體和結語的基本結構，符合新約的書信形式（也極可能是一世紀的書信形式）。此外，在所有相關和重複題旨的連結中，張博士勾描出智慧的題旨。在每一個主要段落中，他提列彼此相連的關鍵經文，並且獲得使用神的智慧在現世謙卑度日的題旨（頁44）。

在注釋部分，張博士藉着段落分明的討論，解決雅各書的題旨如何彼此相連的長久掙扎。實際上，這種挑戰很難克服，但張博士精闢地展現，就是在這種張力的解決中，讀者獲得智慧。舉例來說，雅各書第一章有關試驗、陷入試探和貧窮的主題，似乎毫不相關，但張博士為讀者提供不同的選擇，來解決這些主題之間的張力。這種努力相當繁重，誠然令人欽佩。在每個段落的開始部分，張博士明列這個段落可能產生的問題。然後，在詮釋這些經文之前，他介紹經文的修辭結構。這種方法一石二鳥地解決了宏觀和微觀的問題。對於嘗試在禮拜天忠心宣講雅各書信息的講道者來說，雙向角度可以幫助講道者避免因為看不見樹林而迷失在樹木之間的危險。

在經文的詮釋上，我特別欣賞張博士在解釋字彙時的句法選擇。他不但注意字彙的意義，並且考量字彙的功能。儘管讀者未必總是贊成張博士的句法選擇（誰會呢？），但這些討論為讀者帶來的思考刺激，實在令人相當滿意。許多人為了獲得資料而閱讀注釋，但張博士的注釋要求知識分子讀者在宏觀和微觀的層面進行更上一層樓的思考。將詮釋和應用分開討論的寫作形式，對讀者有很大幫助。這種形式使我想起相當權威的 *Word Biblical Commentary Series*。張博士不僅提供表面應用，並且深入思考雅各書當如何被應用在華人的文化中。他的應用顯示他對雅各書全面論證的認知，因此他的應用不像許多福音派著作那樣僵硬。

例如，他有關憤怒的討論（頁135），顯示他了解這段經文和登山寶訓（太五21~26）之間的文本互涉關係。尤有甚者，他更清楚雅各書第四章和第五章的修辭方向，我認為這種認知是在講道上展現嚴謹詮釋和應用不可或缺的。張博士在這方面的貢獻的確令人稱許。張博士的討論深度，反映出牧者—學者的平衡觀點。我可以想像多年辛勞的教會事奉，加上同時任教於神學院的雙重經驗，對於張博士寫作本書的無價貢獻。

### 前瞻：歷史的重要性

在讀完這本以歷史為起點的注釋之後，我必須說張博士以一種特別有意義的方式，擴展了雅各書的詮釋視野。他對於歷史資料的使用，成為平衡解讀書信的鼓舞徵象。從保羅研究的角度來看，我認為所謂的新觀 (new perspective) 並不真是保羅研究，它實際與雅各書研究共享對第二聖殿時期猶太教的罕見興趣。如果我們暫且離開保羅—雅各的二元劃分，並且觀察兩者之間的相同資料；我相信讀者絕對同意，保羅新觀將為我們帶出以下的全新啟發：第一，保羅新觀實際是猶太教新觀。第二，張博士以純熟的技巧，使用典外猶太文獻來帶出的雅各書背景，無疑將與猶太教新觀產生正面的互動。

不論是保羅或雅各研究，詮釋者都不應該以神學研究為首要（雖然神學一樣重要），而必須以一世紀的歷史資料為優先，來觀察它對於兩者的闡明。如此說來，保羅和雅各之間的衝突，就成為並不真實存在的憑空想像了。我認為張博士駁斥這項衝突的結論，實在得來不易！